

程

楓山章先生文集卷之六

五世孫翁重校補梓

從弟

後學毛憲校正

昆陵

後學毛憲校正

附行狀二篇

九篇

附行狀

二篇

竹居處士董君墓表

杭之海寧有樂善好施之士曰董君如魯其以竹居稱者君所自號也曰處士則不仕而有其德也君嘗以入粟授承事郎矣不書非其志也君生永樂己丑而卒於成化之丁未得年七十有九卒之日其鄉之人哀悼之者若應山之於連處士焉則行為可知已

其嗣子謙以歲之十二月七日葬君南山之陽而使  
其孫松奉前禮科都給事中知汀州府張君靖之所  
為事狀丐予文以表其墓予謂張君位居法從文擅  
一時其言足以信今傳後矣尚何取於予之鄙陋不  
文者哉辭至再四而松固請不已以為匍匐數百里  
而來不得一言無以復諸其父子不得卒辭則一惟  
張君之狀述焉按君諱慧如魯其字姓董氏其先大  
梁人也宋建炎初有諱汴者以武功大夫扈蹕南渡  
賜居於杭其子臨安司法信又徙海鹽之澉川歷五  
世至君之高祖父仲貞通經術負材氣慨然思用世

而遭元之亂遂隱於海寧之泉山曾大父思廉大父  
彥和父壁號坦菴皆隱弗仕而積德累善用昌厥家  
此君之世今有關於其先者也君娶徐氏先卒生子  
二人其嫡即謙庶曰讓女二人其婿曰祝滄周輦孫  
男三松梅檜也曾孫二未名此君之流慶有衍於其  
後者也君為人悅詩書博禮義政成於家而行儀於  
鄉有君子長者之風嘗為祠堂以奉其先而器制必  
備省謁必虔享祀必豐凡有事非齋戒不入也為終  
墓堂以致思其親而朝於是夕於是羹墻如有見也  
為家範數十條以訓其子若孫而凡踈戚子弟有失

道者亦必諄復教戒使之悔悟而後已此孝敬慈愛  
之行于其家者也其贍三族之貧乏與孤寡者有義  
田三百畝勸節田六十畝焉備里社凶荒有周急田  
三百五十畝焉貧而病者月給之米死而弗能斂者  
助之棺無所歸者則葬之義塚與凡涉者有橋汲者  
有井無慮若干所人莫不歸其德焉此睦姻任恤之  
施于宗戚鄉黨者也其在景泰甲戌浙西饑輸穀四  
百石在成化癸巳海溢民流輸穀六百石皆以助有  
司之不給例授承事郎力辭不受至丁酉而饑甚又  
輸之千石

君賜不可重違給之冠帶乃強受之然亦不常服也  
其後又請入粟千石以為荒備且嘗葺治其文廟學  
宮之頽敝者以崇教化焉縣令孫則義之既以賓于  
鄉飲仍列其行誼以聞此又其效忠于國

者然也君嘗北遊姑蘇謁文正范公之祠而得其遺  
文南至浦陽訪鄭義門而得其家規與朱子家禮歸  
而刻之家塾又欲趨闕里考亭以瞻聖賢之遺風而  
未果則其所志又不但如是而已也臨終特語謙曰  
吾平生力于為善尊禮賢士大夫不敢少自待者欲  
成汝兄弟以永其家也吾所為家範有未盡者其損

益行之所藏遺書及所置勸節周急義田吾志與事三者具矣爾尚踐修厥猷績而述之毋庸不篤以辱亡人吾目瞑矣謙泣而受命則所以燾其後者又無所不至也嗚呼古大司徒以三物教民而賓興者有六行焉迹君所為庶其近之非其材質之美有過人者能若是耶使得習聞聖賢之學而擴充以盡其才焉則其所就可量也哉君為一布衣而善在人章章若是使得其位而施焉則所及者奚止一鄉一邑之間也耶若處士者其亦可謂三代之遺民矣乎吾是以表而出之將使世之富不仁者聞風而知所愧而貴有位者之膏澤不下於民尤有愧焉寧獨俾其子孫之弗隕也哉

處士陳君原深墓表

邑士之秀者某嘗為予言東陽有陳中夫者與其弟昉居喪而廬於墓予聞而嘉之以為當世峰俗薄之餘而有是焉可不謂之孝矣乎已而中夫昉手錄其父處士君之行走予所居山中拜且泣曰先人力於為善圖亢厥宗不幸生弗耀於時諸孤又皆鄙劣不克自振無以光昭其先罪莫大焉今既葬矣願辱一言以發潛闡幽庶幾死有聞於後猶不死也惟先生

哀之予惟東南文獻之邦稱吾婺為最婺之東陽故  
多衣冠望族由宋以來有所謂五府三大宅四名門  
者皆以詩書禮義世其家是固君子所樂道者若路  
西陳氏蓋大宅之一而處士其陳氏之良也耶予雖  
不及識之而雅喜中夫之能孝義不得辭也按狀陳  
氏出大丘之後當劉宋時有諱元寶者始自開封來  
徙在梁則合浦太守脩以政績著在宋則南劍州都  
巡檢使仕澄兄弟遭方臘亂以倡義有聞其子德高  
又嘗斥田千數畝為義壯以贍貧活族有苑文正公  
之風陸放翁實為記之厥後以文武舉登顯仕東州

麾綰縣章者相望也至處士之高大父侍道又自路  
西別居官橋及曾大父壽翁大父居正皆有鄉行父  
迪傳明毛氏詩善吟咏有詩若干什藏于家亦隱弗  
仕母郭氏處士諱垠原溪其字質良行淳忠信樂善  
孝於親豐於祀友於其兄弟而又能勤儉裕於而家  
以義方淑其子孫以雍睦仁恤之行善於宗族鄉黨  
嘗為租稅長每戒子姪毋瘠人肥己輸官莫敢多賦  
於民里有忿不平者必就處士求直焉正統乙巳括  
寇之變邑里騷然處士固結鄉民寨於洋溪山寇不  
敢犯卒用無虞居傍柳溪故有橋而圯涉者病焉處

士為石梁以濟又作石陂於其上溉田子餘畝人多  
德之其為善類如此成化丁酉十一月二十八日以  
疾終於家距其生永樂丙戌十二月十有九日得年  
七十有二厥配李氏其生也相處士無違德其歿也  
先處士七年有子四人長曰初先卒次即中夫次昉  
次教皆克家孫男四曰潭球廷相贊而潭進士有聲  
庠序中女三長適金某餘未行曰杲曰旦則曾孫也  
中夫等以其卒之又明年己亥十二月十日奉柩窆  
於路西郭園山先隴之左禮也嗚呼陳氏之世德尙  
矣以處士積德累善用昌厥家固有足亢其宗者雖

訖以布衣終弗享其盛然有中夫為之子承之以孝  
以潭為之孫明經修行以有待其來蓋未可量博所  
謂必復其始者將不在於是耶故為表其墓以竢

栢軒處士艾君太康墓表

大行人劉公麟曩舉進士上春官道經浙右過予所  
居山中相與論易其門人有艾生茂者從之行予嘉  
其俊敏可與共學劉公為道其父太康之賢而未暇  
識也今年夏生忽衰經踵予門持其鄉人陝西憲副  
周公模所為事狀拜且泣曰先人力於為善篤於教  
子圖亢厥宗不幸志未及酬而溘先朝露不肖孤弗

克自奮以顯揚其親罪莫大焉願賜一言以發其潛  
庶幾死而不泯以少慰於九原也予既未獲面君又  
素不文雅其何以爲言哉謝數四而生之請不置以  
爲匍匐數千里而來不得所請無以爲歸予悲其志  
弗獲卒辭乃按狀而述焉君姓艾氏諱王其字太康  
別號栢軒臨江新淦人也高大父庭芳元寧都知州  
曾大父汝器大父宜同皆潛德弗仕父欽號敬齋嘗  
游太學有名聲仕可階矣而以親老辭歸母王氏君  
幼有美質讀書過人比長而善治生產敬齋  
授以家政關門下指衣食之需古凶窮燕之具皆取

給焉君明計然之術修猗頓之業往來兩浙聞未幾  
而貨用大饒荆園池新居第奉先有祠延賓有館靡  
不完美可謂克家者矣君雖不及於學而天性孝友  
上事四親咸得歡心從父璋瓚與弟文康客死於外  
皆不遠數千里歸其柩而窆之鞠其弟之二孤無異  
已出有女身之子早失怙恃亦爲撫而教之俾有成  
立處宗戚鄉黨則恤貧字孫周其死喪疾病與几橋  
梁津渡之理皆不吝所費人多德之嘗念其父敬齋  
翁志於學而未遂也有子茂教之爲士延明師良友  
與之處厚其資給責以成人見其能明經應科則爲



之喜曰是殆能終吾祖父之志乎其所為類如此弘  
治丙辰三月以疾終於錢塘之寓舍距其生宣德庚  
戌得年六十有七君娶楊氏生一子三女子即茂也  
女適劉芳遠蕭國勝其幼未行孫男一曰玄禎孫女  
三俱幼以其年月日葬于其縣某鄉某山之原嗚呼  
治生能富用財能義教子能儒若艾君者其亦可謂  
鄉之善士矣然究其所志則不止於是焉所以大君  
之善而成其志者將不在於茂耶故為表而出之以  
示其後之人焉

耕雲處士董君墓表

自予謝病歸田里餘二十年里少俊多辱與游子取  
古人為己之學若大學之敬中庸之誠論語之操存  
涵養孟子之體驗克廣者與之商確而從事焉往往  
以為非進取所急有厭棄而去者獨董生遵數輩以  
予言為可信過從最久故其學講究必精操履必謹  
發於文詞不求合主司而求合於經不求通時好而  
求通於理用是累舉不偶而志不少變予愛之重之  
意其必有所自也今年春遵忽狀其父處士君之行  
而告于予曰孤不孝弗克自奮以顯揚其親為罪大  
矣今先人歿且二紀墓木既拱而墓石未有刻焉深

懼先德曰就湮微愈重不孝之罪惟先生哀而賜之一言使後世有見焉則遵雖為明時棄物無憾也予與君雖同鄉邑而未及一識其面將奚以為言哉然於遵則不容默默也乃按狀而述焉董為吾邑著姓其先有居望雲鄉者為八行先生師仲在宋宣和中以孝義有聞而居蘭陰山為教諭先生心傳嘗從禮部吳公游在

國初時以文學知名蓋君之六世族祖也君諱華宗字克振別號耕雲曾大父叔良大父子材皆有鄉行子材始自蘭陰別居東湖故今為東湖人父孟陽母

陳氏君雖不及於學而天資孝謹事其母油油翼翼凡可以悅心志適口體者必竭力營致雖老弗懈事其兄如事嚴親不敢專所行不敢私所有毋視其嫂子視其姪莫或間言雖至析爨而友愛不衰外而族姻隣里以及嘗所與游之人靡不得其懽心凡歲時會集與賓客往來必豐其具而不計窮空有假貸不能償者不復問也愛其子遵不使之勤生治產以隨俗謀利而教之為士年方羈州即遣入邑庠求明師良友與之處縮衣嗇食以資給之期以大振厥宗惜其學未就而君弗能待也卒於成化中壬三月二日

壽五十有二葬所居甘棠鄉新豐里東湖之澠應村  
之原則其年之十二月九日也娶城北杜氏有實行  
子男一即遵也女一適江正孫男女各二其見於狀  
者如此嗚呼君雖浮沉里閭不求聞達而行修於家  
善稱于鄉教成於子貽謀遠矣而遵也又能明經砥  
行以揚君之休其所就有未可量者豈非韓子所謂  
蘊必發起而大者將於是在耶故書其大畧使揭  
諸封隧以式其後人

知府蒙菴黃公墓表

嗚呼是爲吾表舅氏蒙菴先生黃公之墓其自髫稚

從公游邑庠及舉進士上春官時公爲中書舍人又  
館其室公飲食之警誨之恩義薰至蓋以某之先妣  
於公爲外女兒有骨肉之戚非但若他人之爲師弟  
者而已某後備員翰苑以罪出補外不獲侍教十有  
餘年及公謝郡政歸老于家時往候焉公接之未嘗  
不懽然相樂也公自治壽藏于所居之右葉園山嘗  
挾往遊命書其墓上之石某以公方康強無恙何以  
云及是耶未幾而聞公寢疾亟往省視則已屬纊矣  
時又適有召命來官南雍王事有程弗獲朝夕撫  
臨從執紼之列羊曇之悲曷其有極今公之嗣子鄉

貢進士溥不遠千里衰經來南都奉前進士靖江令  
鄭君某所狀行實以公治命從文其墓某何敢以寡  
陋不文辭而棄公平生之言哉乃按狀而書之公諱  
瑄字廷璧姓黃氏別號蒙菴世居蘭谿之純孝鄉曾  
大父某大父某父增字以益以公貴初贈中書舍人  
繼贈南京刑部員外郎母周氏封太孺人又贈宜人  
公自幼穎敏不凡刻苦務學工舉子業及詩詞古文  
流輩莫及尤善楷書縣大夫以上咸器重之凡貴富  
家子弟入學必師事焉尤為提學僉憲熊公暎所稱  
許景泰庚午以書領鄉薦會試不偶卒業太學間從

林侍講周公洪謨將造詣益精又再上春官皆不  
偶乃就吏部銓試選授中書舍人嘗建論中書之選  
非進士舉人不宜濫授遂以為例又言時政十事多  
見施行成化甲午陞南京刑部山西清吏司員外郎  
又二年遷郎中其用法惟事仁恕若王福章曹忠詹  
榮輩皆死獄也而必求其生益有寧失不經之意焉  
辛丑陞福建汀州知府郡多滯獄若賴應季子榮林  
綱胡鎮輩皆久繫不夫公以矜疑處之所全活二十  
六人吏民大悅癸卯歲饑既悉發公廩賑之又以已  
俸百餘石給其糶獨無告者仍規置銀六百兩糴穀

以爲后備由長汀至上杭歸化至府相去皆三百餘  
里殊苦接遞之艱則奏以三洲王華舊公館改置焉  
駟以寬民力上杭之龍上長汀之跋頭皆有巨石突  
起溪流中鼓浪覆舟則募工燒伐其石以成安流又  
建濟川橋徙百步鋪新兩學櫺星門增節堂廡及脩  
治街衢百廢具舉而費不及民衆建嘉結亭以頌其  
德焉歲丙午述職趨

朝過其家適溽登鄉舉乃喜而嘆曰吾可以休矣遂  
因入

觀而乞致其事以歸汀民間之遑遑焉若失怙恃至

今猶見思焉公長身美髯體貌豐偉慎容止善談笑  
閑居里第幾二十年精神氣力雖老不衰其事上勤  
禮凡遇

聖節及正至慶賀之日必朝服之縣庭望闕行朝會  
禮不以祁寒暑雨有間其居家孝友懷鄰里鄉黨以  
恩遇親戚故舊有禮嘗以俸餘白金分惠宗族之貧  
者有老友王以彰去官貧困則頻周其乏且禮貌之  
不衰上自達官貴人下而田夫野老無不得其懽心  
所謂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固宜其黃耆台背而眉壽  
無疆也忽一日門外牌坊石梁斷裂公知非祥乃謂

溥曰誤爾禮部之行矣已而疾作遂以弗起弘治癸亥六月二十二日也距其生未樂成成得壽八十有六娶李氏有賢行相公事舅姑理家政甚得婦道初受封爲孺人進封宜人先公四年卒壽七十有九厝於公所治葉園山壽藏之右至某年月日乃舉公之柩而合葬焉子男二庶長曰泊冠帶義官次嫡即溥也女二嫡曰祝某徐某孫男若干孫女二長適俞某次適郭珙其所著有蒙菴詩文稿及雜稿若干藏於家昔孟氏以爵齒德爲天下遠尊也之君子善是三

者固鮮矣而洪範之五福能備而全之者不尤鮮乎今公位專城之中累千金之富而德政在人至於請老而歸年躋耄耋者康強無恙以考其終則三尊五福咸萃一身矣而溥爲之子明經修行以續世科是爲克昌厥後而其福又有加焉公之得於天者若是其厚其必有以取之得非中庸所謂裁而培之者乎是用表而出之以示其後人俾知所以崇德而象賢哉

按察使姜君墓表

正德丁卯夏五月甲子河南按察使姜君終於家以某月日葬於其鄉甘露里余村之原僉都御史海陵儲公既爲誌于幽室矣其嗣子鄉進士清又以昔在

大學嘗從子游又奉廣西方伯舒君某之狀衰經來拜乞表其墓予以不獲識君而舒君非阿所好者乃命固請不已予雖縮字玉卿姓姜氏廣信弋陽人大按狀而書之君諱考璧母汪氏君生有至性五歲失怙悲泣如成人稍長能自力於學德平奇愛之嘗糶採以供母暇輒讀書不輟後終母喪游學莆田業成而歸第成化戊戌進士授景陵知縣至則決滯囚去豪猾修復義河開陂築堤以興民利又新廟學設鄉校祀鄉賢教民婚喪以禮而革其陋俗以治景陵

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抗直敢言不少顧忌嘗陳治道十事及論午朝宜及大政又論大臣之規起復及玷物議者眾皆側目有權貴擅侵蘆蕩之利君率同官九人合辭論其十罪反為所誣諸御史皆落言職出補外廷臣交章奏留不可得而九人聲望遂重於天下君判桂陽州不以遷謫渝其志節益究心民隱治如景陵上官重其能凡諸郡有大訟疑獄必以屬君而大治闕令按君往治皆有惠於民遷寧國府同知僅及三年而去亦有治績民為立去思碑焉擢知慶遠府其地邊夷君不鄙夷其民而建儒學課生

徒以興文教治樓櫓闔民兵以修武備民獠改觀先是容舟由柳江抵慶心假哨兵護行兵官遂以為利君一日自會府遡江還郡諸容舟皆隨以進賊憚其威名不敢犯自是舟行無復用哨矣蠻酋韋七旋韋萬妙冬為寇暴總戎者不能討君悉以計斬之七旋之黨合諸洞賊衆數萬來攻城君先約束四鄉民兵令賊至且勿與交鋒宜據險以待乃部署吏民乘城拒守賊進穴城城且潰君募敢死士擊穴城者殺數十人已而四鄉兵至合攻大破之斬首二百餘級追奔數十里威震南蠻而東蘭等州侵地皆歸右都御

史劉公大夏謂君有文武材薦為廣西按察副使提督右江兵備乃別廉貪決獄練將士繕兵甲實倉儲完城堡凡群賊出沒二郡者悉討定之思恩岑濬擅興戎旅襲破田州逐其知府岑猛放兵四掠君疏其罪有

詔會兵征討而遣君先往撫諭濬不受命狂悖益甚遂請總兵會討而時已有疾輿疾統衆抵其城下與諸將分道夾攻賊戰敗走保舊城其黨悉潰濬勢窮自盡而積年逋寇一旦盡平以猛始釁復拘之武緣君因上疏請以思田二州分設州縣改建流官統治



勿使夷種得專土民庶幾用夏變夷而患可息條具  
建置事宜

上聞朝議多是其言已而劉公去廣群論不叶弗克  
悉如所志君遂以疾乞歸弋陽已而吏部復奏起君  
爲河南按察使到官未幾而舊疾復作疏乞謝事抵  
家數月而卒得年僅五十有二君天資果毅膽氣絕  
倫而勇於有爲其居家孝友恒以祿不逮養爲憾而  
事二兄尤篤恭愛居官以儉素率下視官事如家事  
與人交有終始處事必盡人謀臨變劇辦治不撓其  
用兵身同士卒甘苦不用鄉導而豫圖山川村落道

路所由故兵行而人莫能測不調兵食而令士兵自  
持糗糒有獲即分給之故人樂效死而所至有功君  
配周氏善事君子德音不違子男三長即清次日濟  
蚤卒季曰泓女二人裴朴陳誥其婿也昔漢張綱爲  
御史嘗埋輪都亭條列梁冀兄弟無君之罪十五事  
京師震竦後雖爲冀所中而出守廣陵又能化服  
賊數萬南州晏然非其倡言立朝威望有素能致然  
乎今觀姜君南臺十罪之章聲聞朝野庶幾亦有澗  
之風焉則諸處治民之最績廣南破賊之奇功特餘  
事耳使當大任而悉行所志又豈不足以服蠻寇而

息邊患耶若君者亦可謂國之勞臣矣故爲之表以  
示其後人俾知所以崇德而象賢哉

文山先生吾君墓表

吾友文山吾君以弘治甲子九月六日考終於家明  
年十二月十日葬於其鄉溪盤浦之原其子中書舍  
人翬既書其世胄履歷生卒歲月刻置幽堂矣迨免  
喪而舍人與其弟進士翕來見以狀授予乞表其墓  
予之辱游於君最故而知之深也誼弗可辭第以羣  
荒不文而又遭子與孫之戚久弗克爲今年夏舍人  
復自京以書來促乃按狀而書之君姓吾氏名景

端其字別號默齋

家開化之文山其父慎齋

長垣時生君於學

幼有異質敏悟絕人八歲能咏

詩達官長者皆以成

人禮之比長而侍母於家治生

之暇不廢講學初治

書及左氏春秋既乃受易於僉

憲方先生必所作易

義多所發明方深器之以女弟

妻焉天順己卯魁薦

予以癸未會者京師與之論易

造詣甚深而責善輔

仁尤多裨益始定交焉後入太

學與安福劉戩景元

四明楊守仁維立爲麗澤之會

聲譽甚都一時士人

咸慕與交貴游子弟爭從受

業莫不以倫魁擬之

既而劉楊皆進士及第位太僕

而君五上春官俱不偶人謂宜再需後舉君曰吾親  
老矣可擇祿耶竟就乙科得教諭江浦楊文懿公以  
文送之曰三釜足樂萬鍾何加景端奚翅加人一等  
哉爰迎慎齋之官母夫人徐以廢視弗克偕乃留其  
妻若子侍養於家其在江浦嚴條約以身率物教人  
講學為文娓娓不倦而於禮義廉耻孝弟忠信之行  
尤倦倦焉學東有隙地數畝因其沮洳鑿池種蓮構  
亭其上扁以求樂且因以自號每侍慎齋遊息其間  
胸次灑然有吟風弄月之趣蓋欲示人以周程之學  
而諸生未有能得其意者時定山莊孔易謝病家居

日來亭上淪浹道德商確古今相樂也且記馮璉  
學宮文廟隘且圯欲改作之一勸募間上下樂助不  
費公帑而輪奐一新其所施為知急先務而能感人  
類如此上官之賢者皆以為有道賓禮之御史大夫  
戴公珊為御史提學南畿知遇尤深湖廣江西皆聘  
司文衡而崇雅黜浮時號得人居數歲慎齋以桑梓  
為念因奉以歸還復之官每鬱鬱不樂作龍鳥賦以  
見志適有持憲節者責其逢迎以貴勢臨之歸志益  
決又以長子喪乞歸養當道重其去欲留之獨御史  
留君謹謂君之歸係風化不小慨然從之既歸而父

母年皆耆耄朝夕左右志養不違或具壽賜而燕適  
侍杖履以徜徉親心無不豫焉及二親相繼以壽終  
自殮至葬一以朱子家禮從事雖老而猶致瘞雖久  
而哀不忘人以爲難縣令欲以孝行上聞力沮止之  
與其弟陳怡怡相樂終始無間言其族莖山大則追復  
遠祖祀田歲時祭掃爲宴集胥訓誥以昭合之有貧  
乏則加以周恤鄉鄰有忿爭不平之訟皆口化息焉其  
治生則種粟插杉爲終焉之計日以詩書課其子姓  
無一毫外慕意獨每聞邊患及郡邑旱<sub>及</sub>則憂形於  
色見公家弊政民所不堪則憤懣太息公爲學雖不

廢舉業而志專爲己嘗類集朱子讀書法以存心  
敬爲先致知力行爲務不溺於記誦詞章之習爲文  
不事剽竊牽綴無險怪華巧惟以理勝善筆札尤精  
於草書自成一家人得之者如獲珙璧歸自江浦而  
家食者殆二十年鄉邑子弟及四方學者考德問業  
戶履嘗滿嘗書太極西銘以示爲學本原及舉管子  
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之語爲窮理之要又嘗謂學者  
曰學貴有用然須是養氣氣充天下何事不可辦故  
從之者隨其方分咸有所得學者不敢道其姓字皆  
即所居稱爲文山先生今聞廣譽日新月盛工部主

事林沂刑部主事潘府御史余廉咸薦其才行可大  
用皆格不行楊文懿公在吏部欲用爲提學亦不果  
甲子孟秋以慎齋忌辰主祭少勞重以傷感遂寢疾  
不起嘗曰消息存亡之理吾見之已審即死何憾一  
日強起索筆寫遺命數條大約以耕讀爲業忠孝爲  
念喪葬勿徇俗爲禮語甚切要疾既革作一贊云濁  
質濁氣去物去蔽一點靈光依然尚在命孫謹書之  
語畢命遷正寢而終距其生三德辛亥享年七十有  
四娶方氏行人司正瑛之女其有婦道克配君子子  
男三長猗早卒次即嚮中文安教諭第壬戌進士授

今官季翁第戌辰進士今知長洲縣女二汪深孔  
其婿也孫男八口謹誼謹誠警誦謗誘其所著有  
箴解朱子讀書法周易傳義會同等書所爲詩文有  
太學江浦還山三稿藏於家其世繫本末具予所述  
慎齋墓誌而群行之懿備於門人方豪所狀者茲不  
悉著夫以君之所立如是而終不遇焉其殆天之未  
定或將以啓其後耶乃爲之表曰嗟嗟吾君其學  
爲己其法爲親有卓其行有蔚其文人之所惜何者  
劉蕢子之所心茂叔伯淳求雖未至志則已勤祿位  
弗求不顯其身經術有貽不亡者存聲聞奕奕子孫

振振一時之屈來世之伸吁嗟乎吾君

荆溪處士張君墓表

正德己卯正月丙子荆溪處士張君以疾終於家其  
家嗣上節主事大輪衰經踵子門拜且泣曰先君力  
於爲善篤於教子期以大易厥家而不肖孤駑劣無  
似不能有所樹立以顯揚萬一爲罪大矣今不幸遭  
罹大故攀號不逮發引而墓石未有刻文愈重  
不孝之罪敢具事狀丐一官以償其潛使先君德  
有關於後則雖死不朽矣惟先生其念之懋謝以老  
荒不文不足辱命而二部書以爲請也獲率辭乃後

狀而述焉君諱輔字公佐別號荆溪其先汴人五季  
時有爲吳寧縣令諱漸者肇家於邑山之托塘其始  
祖也吳寧後改東陽故今爲東陽人仕宋中葉有舉  
八行不起賜號冲素處士曰志行者其十五世祖也  
曾大父曰原仁贈禮科給事中大父曰福屢出粟濟  
荒賜官不受父曰昂有隱德嘗厭城市喧雜卜居城  
南之荆浦而君生焉母陳氏君自幼穎敏解書剛果  
有爲其讀書務爲有用之學嘗取經傳之切要者熟  
誦於心又取格言之有益者悉書墻壁其論事不爲  
無稽之言或隨事而辨析其理人莫能及或因事而

逆陳利害後皆有驗其父常語人曰此子器識不凡必能大吾家矣比弱冠居父喪雖哀毀瘠甚而經理喪事皆克如禮其母寢疾踰七年而抱持卧起供餽甘旨無不順適或掖扶就廁而親滌溺器亦不以為勞及母歿哭踊垂絕自殯殮營葬以及虞祔歲時諸祭悉依家禮不作佛事凡遺上花瓶中插梅一枝後忽吐花成實人以為孝感其處兄弟友愛中不忘規正伯兄嘗加以非禮則引咎自責卒致感悟其侍兄務恒以手取其便之結不憚其穢治兄之喪亦如送親而務盡其禮又二兄繼歿撫育二孤無異已

子有長而破其產者泣而責之仍為經紀其家此其孝友之行於家者也其治家嚴肅內外斬斬而教訓諸子欲其敦本務實知稼穡之艱難言行不容虛妄服食不許華侈或交非其人痛加禁絕使大輪為舉子業課責尤嚴或從師遠遊則勉其刻苦有成又曰窮通有命而學業成否則係於已又曰人顧立身何如古之負重名於世者未必皆享榮祿者也及其登第後欲乞歸省則以書止之曰汝既出身事君當鞠躬盡職能有所立光我多矣奚事於定省乎既而宦食南都復以書教之曰作事須令後可傳述

又宜保全名檢勿苟慕富貴他書往往類此未嘗一  
及於私此其愛子之教以義方者也其處宗族息禮  
周至有不給者助之在尊行尤加禮敬有老而無以  
爲生者則倡率族人之富者月給其食死則爲衾棺  
葬之族衆間有違言則以大義正其曲直聞者心服  
子弟有乖禮法面責勿貸有取非其義者皆畏君知  
亟償其直或即以歸之有取祖塋立木者則與衆議  
罰以所罰之財歸之公堂積爲修理祠塋之費而衆  
知所警親戚鄉黨有不相咸者一言勸之莫不釋然  
勿嘗師事里中陳元至老不廢師禮平生輕財樂施

賒貸未嘗計息貧則不責其償隣里有疾者必爲之  
求醫死喪則視其所乏而周之葬埋無所者與之以  
地有胡某者家數口疫死殆盡皆爲之醫且葬焉平  
日雅尚斯文士經其里必延而賓之館留累月無怠  
容邑今舉君長稅役衆皆於稅外科取穀麥爲執役  
之費君獨無所取又委君剖直民訟亦不受報謝君  
嘗謂死生禍福任其自至命卜師巫惑人爲甚皆屏  
絕之不使及門此又其睦嫻任恤之施於鄉邑者也  
一日忽以書語大輪曰吾終老諸事已備但欠汝一  
面耳時工部以穢滿將奏績遂取道急歸歸拜床下



見君容色異常不勝悲感召鑿請禱靡所不至病日  
加劇疾既革揖諸親族告訣語諸子曰吾素不惑異  
端汝母以浮屠治吾喪也言訖而逝君生天順己卯  
九月丙子至是歲又為己卯得年適周六十與顯屬  
氏同邑名家女有賢行善事君子德而不忘生四女  
夫子長即大輪正德甲戌進士為工部管繕司事  
次大轍大輓大輓女一人適同鄉何坊孫男六人應  
奎應詔應辰應文應祿應祿孫女二人大輪等將以再  
明年二月十九日奉極屨於興賢鄉寶山之原云予  
於荆溪雖未獲一面之識而雅蓄於工部世種不知

其父視其子觀於工部之賢餘躬厲行勤學好問不  
志於求道不肯苟同於俗非有得於義方之教而養  
之有素者不能則君之德善淑於其家者可徵而其  
他群行之懿表儀于鄉邑者亦可推而知矣若荆溪  
者豈非所謂一鄉之善士而庶幾三代之遺民矣乎  
故為表而山之以式其後人若乃立身行道流芳百  
世以大顯乎荆溪者則在於工部而區區不斐之言  
曷足為輕重哉

陳府君繼芳墓表

侍御陳君元習狀其曾大父繼芳府君之行而以書

介其友東湖董道卿來謂予曰某不孝曾大父既歿且葬八十餘年矣而墓石未有刻文累世之積鬱而未章為之後者無所逃罪某自童中讀祖父遺書即思所以顯揚光大之乃今雖叨末第從六察之後而乏濟時之具不能樹勲揚休以光昭其先朝夕思念願得執事一言為之表章使前人德善有聞于後以少這不孝之罪是所望也予謝以庸羣不文不足辱命辭而去之已而侍御欽奉

朝命出按雲南道經敝邑因介邑宰錢侯枉過陋巷復申前請必欲丐言以發幽潛於既往起永慕於方

來則吾曾大父雖死不朽矣惟執事其哀之念之隨以狀進予辭不獲命乃按狀而述焉府君諱芳字繼芳姓陳氏蘇之海虞人自其曾祖伯陽祖孟遠父仲祥世以仁厚相承為邑城望族至君尤溫厚慈良敦尚禮義鄉稱長者遭元季之亂寇陷郡邑衆皆逃匿君與其父亦虛舍出外兼治農末克勤以儉再植有家迨及

聖朝削平寇亂天下又寧郡邑舉君總徵一縣租稅君委身奉法使民惟正之供不以一毫自私民皆德之課入歲充自洪武永樂至於宣德六十餘年如一

日焉他若恤一匱周貧拯人所急及興廢舉墜皆力行不倦邑中儒學頽弊舉君敦匠事而事事不苟速有成功其為善可謂有恒者矣君嘗於其家構堂五楹有一巨蜂來止中棟衆蜂以千計尾綴若旒不及地者二尺所餘蜂旋於外者不計其數人以爲瑞徵云又嘗作重屋積書其中顏曰崇善日游息其間中歲後悉以家政付其子凡門外諸勢利之事不復知也有司行鄉飲禮必延致爲上賓云嘗自謂平生無非義之爲子孫其殆有顯者乎某年月日以疾終于正寢壽年八十有八葬于虞山東北麓祝家嶺之原

邑人爲之罷市送者踵相接也君娶解氏慈祥簡淡好誦釋氏書平生不御葷肉生子男四長叔維克紹德義以孝行聞次叔綱叔瑛叔權孫男六曰穀禾積穗秩穆而積以子貴贈監察御史曾孫男十有六曰某某而察即侍御君寰爲翰林檢討其最少者也觀狀之所述如是則府君之世德既有開於其先而遺澤又克昌於其後身雖居市不爲市道而篤於爲善不二其心謂爲一鄉之善士非耶使其獲聞聖賢之教而務學以修其行則所就豈止爲今世之士哉昔韓昌黎誌貝州李司法之墓以翺爲其孫有道甚文

而謂李氏之繼必發起而大者於是乎在今侍御與  
內翰皆府君曾孫而學道能文即今日之翺也陳氏  
之起而大者不在茲乎予淺陋不斐之言不足為輕  
重敢誦昌黎之陳言使刻諸墓上以告於後之人

行狀附

永平知府姜君行狀

君諱璉字廷器本姓徐氏其先世家壽昌再徙蘭谿  
之鳳林至君之高祖父亦一翁者婿于姜子孫因冒  
姓馬大父筠隱翁積德累善始昌厥家父徽州府君  
仕雖不顯而庶慎有聲所照謀遠矣徽州四子君其

季也天分極高讀書不數過輒成誦不忘講學為文  
度越流董景泰癸酉以詩薦於鄉天順庚辰登王一  
夔榜進士第授山東寧海州知州蒞政勤敏纖悉必  
親其興民之利以耕桑多寡為當罰而惰者知勸驗  
丁產高下為輕重而役者始均於富歲歛民之粟麥  
使量出有餘儲之大家遇艱食則發而賑之不責其  
償而荒始有備其去民之蠹則禁治諸惡少之目為  
彪虎者十有二人而豪猾為之斂手奏奪戍山衛軍  
職之無狀者十餘輩而武人不敢為暴訟者在庭是  
非立判不以屬吏而狡偽無所售其奸萊陽民有誣

其仇家十六人為強盜者宰弗能辨榜掠成獄已斃  
七人矣乃誦諸

朝願質於君君為察其誣而釋之  
人服其明州人樸  
陋不學君為作新廟學而敦勸之  
士始有齒於科目  
者又立社學列小學選子弟之俊  
秀者八百餘人教  
之讀書習禮而陋俗始變州人  
蕙於治喪死者以席  
裹屍榆穿骨而瘞之淺土君為  
塋新舊十有三萬民  
始知送終之禮州俗多淫君下  
令婚姻不得論財以  
時婚嫁其男女怨曠者三千有  
奇而淫風始息又葺  
養濟院民之貧獨鰥寡者使無  
所於足州人舊所

流亡於外者聞君之政皆相率來  
歸復業者至若干  
餘戶先是夏秋嘗旱君禱之即雨  
遂為有年越三歲  
麥大熟有一本兩岐或三岐五岐  
至九岐者民瑞之  
爭持以獻君辭不敢當人歌頌焉  
有螟生福山采陽  
之境食黍且盡君以為憂比入州  
境螟乃悉死州東  
蒼山狼出害人君為文自責以告  
社稷山川諸神而  
狼斃於野時巡撫山東都御史賈  
公銓原公傑翁公  
世資相繼列君之治行于

朝三奉詔旌異之且進其階奉直  
大夫贈封其父母  
與妻 誥詞有公廉之聲著于朝  
端嘉祥之治臻於

海國惟茲卓異是用旌褒之語未幾擢知贛州贛為  
江西劇郡簿書叢委狴獄充滿君為之明紀綱剔奸  
弊飭廢弛而政始有經日覽訴牒動以千計剖決如  
流察其至隱吏不得夤緣為奸贛州有商人舟貨夜  
泊江許而舍舟登岸觀戲者居民劉氏矐其亡而攘  
取之商人訟劉劫其貨部使者史公確索其贓具存  
將實重辟君悉其情力與辯得不死瑞金廖某持所  
殺人部使者陳公琦以廖當大辟將罪其二弟以從  
而加功君謂其弟雖嘗操刀為從而死者惟有所傷  
似非加功者陳悟遂減死論雪部使者史氏遭盜因誣

其他家而新於府君訓之無他佐驗遂白其認其用  
法平恕如此郡城東西薄江民無業者皆墜江依城  
為亘區之肆以謀衣食備百戶土其求貨不得奏令  
有司墾之事下郡中君上疏極可其不可遂得不墾  
民賴之會昌城且圯武人守城者建白于巡按御史  
欲以民脩其圯而軍乃三馬君謂兵將久私其地陸  
之利者宜任其責民貧不可勞也卒不從寧都地接  
建昌有議割寧都之半上地洛口以為新邑而隸之  
建昌者事聞諸  
朝檄君會議君相其地不可邑且新邑之分富人足

利而貧民之病也乃屬其民間之持不可者甚衆遂寢其事議者猶或非之未逾年雷震洛口山漚為淵始服其先識云其為政之利民如此前郡守曹某始遷廟亭而兩廡皆草創為風所敗君請前部使者史公得白金數百兩而新之學制始備圖書考古制作大成祭器而釋奠始克成禮又築養正書院以脩小學之教簡屬邑秀民可儒雅者為之擇師而受業焉以康齋吳聘君嘗脩鄉射禮使諸生習之於學以教其民庶幾得為國以禮之義會昌有洞曰常和民負其險固多強梗弗率凡有鬪爭輒稱兵相賊殺時或

有為亂者有司末如之何姑置之而已君遣二者老往諭之民皆俯首聽命願供職役終君之去無梗化者其威德服人又如此在顛七年政方大行而以内艱去官服闋改知永平永平京畿近輔政繁賦重民不堪命君平其賦役理其冤滯而痛繩其怙勢奸政者一如寧海贛州之治而仁惠加焉其地北邊遼漠營衛四列兵部以君有才畧威望擢治邊防凡軍旅之在境者悉聽節制君時已得疾興行營衛一號令間軍民肅然永平舊有義勇久不教閱君為增選至數千人除其武器以時而講武焉君始得疾猶日親

政務久之弗愈乃上疏乞致其事當道者以君惠愛  
得民留之使卧治焉疾已不可為美以成化壬寅九  
月九日終于任距其生宣德丁未十一月癸卯得年  
五十有六配嚴氏有賢行以君貴封宜人生子六長  
麟丁未進士次鳳早殤次騶善克家次熊次龍皆業  
進士未第季白驥尚幼孫男若干女若干君為人長  
身玉立隆準聳顙姿貌魁傑器識通敏遇事動得肯  
綮雖甚繁劇處之沛然為學博於經史子集務通大  
義不規規於章句尤喜孟子老不釋手為文根據  
理道明暢通快如其為人乎恒自整飭暑不袒裼

日必公服謁母中堂然後退受諸子婦省謁常恨少  
孤親不逮養奉承遺教罔敢失墜事生母太宜人以  
孝聞分祿于寧海迎養于贛凡可娛心志適口体者  
無不為也太宜人耄而目昏嘗以舌舐之疾視湯藥  
衣不解帶繼遭大故哀毀枯瘠其治喪一以家禮從  
事不用世俗浮屠法葬時與兄廷用同廬墓側墳土  
乾始歸事諸兄恭而有禮教子弟嚴而有方祭祀以  
時必精必潔享賓有儀必豐必腆三歷州郡每燭而  
出燭而入炎暑浹背而日不暇食嘗大書榜公堂云  
治官事如家事以民心為己心于寧海則書吳隱之



貪泉詩于屏風以在警言在額又以戒得榜退居之齋  
卒于永平橐無百金其飭躬勵行有如是者涉歷既  
久造詣益深論事必先于義理之辨論學必貴于体  
用之全論士風必本于廉耻之謹語出精當所著有  
凝香稿論喪禮書咏史詩藏于家嗚呼古之言良吏  
者曰以治得民君之為治可謂良矣少出緒餘試諸  
州郡而遺愛在人章。若是非以治得民者乎使天  
假之以年而究其用焉則其所就豈但為二千石之  
良而已耶可勝嘆哉諸孤奉柩南還以君卒之明年  
十二月庚申葬于甘棠鄉安山之麓麓謂予少從君

將交最厚荷教最深而知君為最詳也乃具疏遺事  
俾為之狀將以乞銘於文章鉅公而畱其不朽焉予  
雖鄙陋不文追惟平生誼弗可辭故為類次其世出  
歷官與言行之大畧如右然巨細畢錄不敢簡畧其  
辭者將以備立言君子之采擇也謹狀

莒州知州葉君行狀

君諱盛字昌伯姓葉氏別號震室世居蘭谿瑞山鄉  
峴山之陰曾大父某大父以濂父璋皆以德善稱於  
鄉母沈氏君幼有敏質誦詩屬對皆過人大父奇其  
不凡鍾愛之命從伯祖長史公以清治舉子業期以

科第起家甫成童已能操筆為文比入邑庠文譽日  
起諸老生皆歛手推讓天順壬午以詩領鄉薦上春  
官不偶卒業南雍益進學弗懈成化乙未登謝遷榜  
進士第試政尚書膳部以公事使外便道歸省適其  
大父年登八秩姻舊咸集君烏紗綵服奉觴稱壽人  
以比之畫錦之塋丁酉還朝銓授山東莒州知州其  
民素稱桀黠難治君以孔子無欲速一言呂舍人當  
官三事揭諸座右一新庶政興學校均徭役撫流移  
恤孤寡抑豪強除盜賊皆具有條法聽斷獄訟必盡  
其情又修損諸壇壝以嚴祀事期月之後百廢具舉

明年州旱蝗君虔誠露禱雨以時降蝗亦尋滅其後  
麥秀兩岐穀生九穗城濠有白蓮枯瘁者十餘年至  
是復華民以為祥而歸德焉部內諸惡少有乘凶荒  
為變者君以計擒滅之因請建十字路巡檢司以備  
不虞民用安堵部使者以為能遣幣旌之民饑且疫  
君發所蓄金帛以萬計賑之病者則濟以粥藥民來  
就食活者甚衆沐水善泛行者病涉君作舟以濟民  
懷其惠號葉公渡云迨九載將滿士民交章赴當道  
乞加職留任而巡撫按諸部使更以羊酒綵幣獎  
勞焉天曹特奏最遷秩而君俄以內艱解歸豪猾有

以非法事誣汗君者事當道素知君為直其事卒無所汙蓋君居官嚴厲人無所售其奸故以此得名而亦以此獲謗君自是不復有仕進意然輿論至今猶惜其才不盡用也君天性孝友事祖父及諸長幼咸得其歡心在官嘗分俸為養時適有輸金賜冠帶之令君即以俸金請給冠帶為祖父之榮及居母喪克謹於禮與諸弟相友愛當風日佳時率子弟具有輿奉其祖若父若季父周歷林園徜徉峴山之陽笑談為樂又感營田宅蓄金帛以施予其姻族不少吝群從子女有孤者助其嫁娶姑妹有適人而貧者資之

以立其家有貧而產女不育者助金穀以勸其育內外親或嗇於治生者貸之金帛不責其利其積財能散類如此君嘗以悼亡之戚自營幽梅谷山因修治故梅谷道院結小蓬萊於其側更號梅谷居士其所著詩文有梅谷稿藏於家弘治甲寅某月日以疾終於家距其生宣德乙卯某月日享年六十娶同里王氏繼淳安邵氏皆先卒繼錢塘王氏生一子曰澤今為國子生孫男三英華蕃女二嬋婁具幼將以某年月日葬君梅谷山與王氏邵氏同兆澤謂予少游鄉校與君同硯席最相知請為之狀但君之游

宦在北而予卧病田間聲迹不聞莫能悉其行事之  
詳姑因澤所錄遺事撫其大畧如此以俟立言君子  
採擇焉謹狀

序文

澹泊生鄭君是挽詩序以下挽詩

挽詩何始乎其倣諸古虞殯之歌乎蓋送葬者歌以  
挽柩即莊周氏之所謂紼謳者也漢田橫死吏不敢  
哭但隨柩叙哀以為挽歌厥後相承遂以雄露送王  
公貴人蒿里送大夫士庶是則哀死之辭而因以為  
引紼者之所歌也近世士大夫於故舊交游之喪或

相去數千百里不能匍匐往吊執紼臨穴於是乎有  
哭之以詩者則非復為挽柩之用而徒以寄其哀耳  
蓋一變矣又有孝子慈親不忍死其親而托諸能言  
之士為詩以哀之則今之挽詩是矣是又一變也夫  
以生不相知而哀其死不幾於涕之無後者乎然以  
孝子慈親之故不逆其情與其人之平生有足哀者  
則為是以洩其哀事雖非古其亦庶乎禮之以義起  
者歟衢之常山有澹泊生鄭君仕耀者自幼穎敏強  
記博識斬然不群嘗侍厥考官游莆中從先生長老  
考德問道業進士受詩書兩經尤善於琴莆之人士

咸愛重焉其居家事父母無違禮又嘗修譜牒以尊  
祖肯堂構以遺後偉然奇器也夫何有才不壽弗克  
所志是固有足哀者卒之年僅二十有二子浪甫三  
歲濱猶遺腹歎配徐氏操柏舟之義寒燈孤幌鏗心  
石腸鞠孤養親餘二十載以節孝稱乃今濱克有成  
立爰始索諸名士大夫及君故所相知者得所為賦  
詩若干首哀為一帙間因其季父侍御公謁予為序  
予謂鄭君於是不死矣有妻守節有子克家又有難  
弟致位六察顯融于時餘澤所被不既厚乎而諸薦  
紳之詩又足以發潛德之幽光播芳聲於不朽豈  
難

薤露蒿里哀死之云哉君之曰固將頤於少康而無  
憾矣是用序而不辭

抑齋陳君挽詩序 桂之父

曩予承乏僉閩憲事聞諸父老言閩江之上有隱君  
子焉問其人曰陳君叔復而詢其行誼之詳則曰君  
為故封監察御史仲昌之季子而翰林侍讀叔剛湖  
南憲副叔紹之弟也家世顯融而丘園自肯懷抱利  
器匱蔽弗售以孝友之政施諸家以姻睦任恤忠厚  
長者之行儀於其鄉以儒者詩書禮樂道德性命之  
學教其子與兄弟之子禮致賢士大夫與之游處嘗

語之曰吾聞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尔曹  
當志其遠者大者毋徒以明經術取青紫為也故其  
從一江西方伯文耀鄉貢進士某與其子文用皆有  
得於義方之訓焉晚年益務脩飭自號抑齋南昌張  
內翰廷祥實為記之君之為人若是豈非鄉之善士  
也耶予時將造其廬而問政焉君已不復作矣予復  
以病免歸且十餘年聞文用以進士起家由潮州推  
官入拜臺察君亦以子貴推  
恩追贈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予又喜君之不死也  
乃者文用奉

璽書按治于浙間與予相見道舊故出詩一帙俾為  
之序予受而讀之則君沒之後其鄉人失所儀刑相  
與歎歎太息作為薤露蒿里之遺音以相締者之謳  
與凡縉紳君子之思賢懷起不能自己而形諸嗟嘆  
咏歌者也是非平生行誼能使人感慕而不忘者不  
幾為涕之無從矣乎予雖弗獲識君而雅知方伯侍  
御之賢其文學政事表于時使魯無君子斯焉取  
斯有以徵諸父老之言為不妄也然則諸君子之詩  
所以發潛闡幽而哀悼之不已者亦豈無從之涕哉  
故為述其所聞序諸首簡使後之讀是詩者得有攷

焉

繼慈哀此序

浙藩叅議衡山吳公某行郡之暇訪予山中出繼示  
 慈哀此編而泣告于予曰吾母太宜人武氏者方其  
 少時擇所宜歸不輕從人而至于愆期有孟光之志  
 先戶部公聞其賢求為繼室以鞠吾兄弟不幸于歸  
 五載而喪所天則誓堅栢舟有共姜之節嫠居匹處  
 朝夕劬供炊爨織績以衣食吾兄弟而進之于學  
 卒成二子並以科第起家列官中外是雖翟母之織  
 屨以隨進者弗能過也晚歲以某貴兩拜恩封某

軒之學之材之懿宜有以昌其施也而不倣之年也  
 於用方引而遽遇之既逢而復嗇之何其不得於  
 天若是耶乃相率為詩抑按高里薤露之遺音以相  
 紉者之謳以致其悼惜之意焉少叅公不勝其心懷  
 之戚乃彙集是詩將以為柏軒不朽之托問出示予  
 而屬為之序予聞古之君子必立德立功立言為不  
 朽非是三者則雖貴傾一世富擬封君終與禽獸草  
 木同腐耳其能不朽也者幾希然雖有所立焉非托  
 諸文字亦豈能久乎若柏軒之學焉而文足潤身仕  
 焉而政足及物其志固將有所立矣雖其身弗克壽

志弗克酬未能就其所立而獲稱於當代之君子發其幽潛播諸聲詩使讀者思見其人而有無窮之悲則雖死猶不死焉昔秦人之死者衆矣而子車氏之三良托于黃鳥之詩至今不朽則是詩所係不亦重乎此少叅公所以深致其意也予雖未獲識柏軒而辱游於少叅觀其歷敷所至卓有賢聲意必有賢父兄而信作者之不苟也故為序而不辭

守菴林公追挽詩序

大司馬三山林公書謂某曰吾先公守菴未樂中舉進士歷知州縣而終撫州知府逮事五朝三任牧

軒之學之材之懿宜有以昌其施也而不假之年弗究於用方引而遽遏之既逢而復嗇之何其不得於天若是耶乃相率為詩抑按蒿里薤露之遺音以相緋者之謳以致其悼惜之意焉少叅公不勝其孔懷之戚乃彙集是詩將以為柏軒不朽之托間出示予而屬為之序予聞古之君子以立德立功立言為不朽非是三者則雖貫傾一世富擬封君終與禽獸草木同腐耳其能不朽也者幾希然雖有所立焉非托諸文字亦豈能久乎若柏軒之學焉而文足潤身仕焉而政足及物其志固將有所立矣雖其身弗克壽



忠弗克酬未能就其所立而獲稱於當代之君子發  
其幽潛播諸聲詩使讀者忠見其人而有無窮之悲  
則雖死猶不死焉昔秦人之死者衆矣而子車氏之  
三良托于黃鳥之詩至今不朽則是詩所係不亦重  
乎此少參公所以深致其意也予雖未獲識柏軒而  
辱游於少參觀其歷敷所至卓有賢聲意必有賢父  
兄而信作者之不苟也故為序而不辭

守菴林公追挽詩序

大司馬三山林公書謂某曰吾先公守菴永樂中舉  
進士歷知州縣而終撫州知府逮事 五朝三任牧

民咸有政惠天順初謝事歸休後以瀚貴三承

恩典初贈中議大夫贊治尹再贈通議大夫禮部右

侍郎又加贈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有

兩朝之錫命焉瀚既舉焚黃之禮矣復求縉紳諸公  
為追挽之詩彙次成帙用慰先靈於九原予其為我  
序之人之言曰近世人子於喪親之際皇皇望望哀  
痛迫切不能為心故又托諸能言之士為詩挽之其  
與薤露蒿里之歌以挽柩者已不同矣今吏部公謝  
世踰數十年非復衰戚之時曷為而追挽之乎士或  
生而不偶志弗克伸而死有遺憾使人悲哀痛惜而

不能已則有詩以洩其哀情今吏部公自少而壯登  
高廷為美官名聲昭於時利澤施於人其志無不得  
焉已非若彼之不偶者矣况有賢子孫世其德業文  
章遺時得位光榮碩大而荐承優渥賁于泉壤可謂  
顯親揚名孝之大者乃人情之所至樂亦奚以追挽  
為哉予謂大司馬之志非可以常情議也其殆揚子  
所謂事父母自知不足永言孝思者乎昔唐楊嗣復  
為禮部侍郎其父於陵自洛入覲嗣復率其門生往  
迎元白諸公皆在焉當世以為美談宋王溥為宰相  
陳堯叟為樞密皆有親在二公嘗對客侍立終日客

不能安士大夫皆以為榮位隆宰  
輔而加親猶在堂豈  
非人子之至願也耶今雖鸞宮二  
而遷宗二代而先  
公弗克享受於生前視彼之鯉庭  
此孝侍立對客者  
尚有憮焉則大司馬永言孝思寧  
不更有感乎拜恩  
之日痛音容之不接而哀慕之若  
新則追挽之詩可  
無作耶縉紳諸君子雖不及見吏  
部公而觀其克開  
厥後之盛有若大司馬焉則其思  
賢懷德高山景行  
而發於聲詩亦自有一不容已者夫  
豈無從之涕哉故  
推本大司馬終慕之孝以序夫作  
者之志使後之讀  
是詩者得有攷焉若吏部公行業  
之懿與其惠政之

續已具於墓文及他志者皆不著

趙郎中挽詩序

余友趙君有年為尚書工部郎中克舉其職甚有名稱而弗肯屈節事貴人以故獲罪而去其官比歸抵家不數日又以疾卒諸孤祥等悼君之生不得於天而奪其年不合於人而失其官有才弗獲究其用有親弗獲終其養教子弗獲視其成而齋志以歿也抱無涯之悲圖所以為不朽之托者於是靖江令鄭君威甫為述其行以揭諸墓而趙州守童君邦其又為誌於幽堂其鄉之名勝與凡縉紳君子之知君者

莫不詩以挽之祥乃稟為一帙而泣告於余曰先生之從游於先生者有日矣先生無一言以哀其死乎余謂有年之家學所自與其歷官行事具於誌述者詳矣余奚以為言哉惟其志弗克伸身弗克壽人皆以為不幸而有遺憾也予獨以為不然昔人謂古者以死為歸而所歸有不同焉其正直於生前而得其死者為暇豫而歸佞媚於生前而得其死者為跋躐而歸以至於困窮而歸憂鞠而歸欣喜榮顯而歸者皆視其平生之行何如耳今世有依阿澆忍乞墻媚竈以苟富貴者其行虧於前名穢於後包羞含垢以

終身所謂跛躄而歸第其歸路者也若吾有年之所  
為則官雖失而於道未之有失身雖沒而其善不與  
俱沒謂非暇豫而歸坦其歸路者乎是固足以無憾  
矣而又獲稱於當世之君子詠歌嗟嘆以發其潛聞  
其幽則雖死猶不死焉昔秦穆公之殉葬而死者百  
七十有七八其間豈無有位而貴富者然皆泯沒無  
聞而獨子車氏之三子至今為烈蓋以黃鳥之詩存  
焉耳則君之所托以求其存而伸其志者不在茲乎  
故為書諸首簡以慰君於冥漠且釋其親與子之悲  
云

宗戚鄰里間義有當為者皆以身率先人有過折之  
不少貸無不心服者以母老累辭徵辟教授于鄉鄉  
之有名位于時者多出其門如仲昭無似幸得竊祿  
于朝亦其餘教所及也予聞而益慕之以為有古  
隱君子之風第以未識面為憾越明年丁亥仲昭謂  
予曰吾舅以戊寅正月二十八日生與姪李氏今年  
壽偕七袞仲昭以官守不得奉觴拜慶敢取魯頌既  
多壽祉黃髮齒兒為韻丐諸僚友詩以祝之既成付  
將附歸以壽以吾子辱契最厚而舅氏之賢又吾子  
喜談而樂道者願以序請予曰是其所謂梅所先生

者耶其雖未及見之庸敢無一詞以道吾嚮往之懷  
先生以梅自號而清標雅韻與梅特類請以梅為先  
生壽可乎夫不求聞達而雪耕月釣於寂寞之鄉即  
梅之冷淡不為李熊也以道淑人名聞四流梅之  
領袖群芳清芳如襲也黃耆台背老而益壯梅之鐵  
幹虬枝多歷年歲風雪不能侵也伉儷偕老德音不  
違梅之友貞松朋慈竹同堅歲寒之標也繼今以往  
咀陰陽之粹飲天地之和神完氣充壽考無期將與  
成都臥梅同其悠久異日國家崇先王養老之禮  
或養憲或乞言必於先生焉是取是又梅之薦周邊  
後人則其生雖不偶於時死或有聞於後雖死無憾  
矣予謂惟寅力學而未能揚名以顯其親居喪而弗  
克終制以報其親又為冢嗣而無子以承宗祀其不  
得乎天者若是自世俗觀之誠有不能無憾者然其  
文學見推於士林而行義獲稱於鄉黨則得諸天者  
亦云厚矣又有文人才士為之詩章以發潛德之幽  
光而播芳馨於不泯則昌黎所謂命雖云短兮其存  
實長亦何有於遺憾乎故為書諸簡首使讀是詩者  
得有攷焉

梅所夫婦齊壽序 以下壽文

聞文獻之邦甫稱最古賢俊之流芳載籍與今之薦紳先生位顯融陰聞望者其既得仰休光拜下風矣獨山林泉石間或有高世之士潛德弗耀者猶有慕焉而未之聞歲丙戌有人黃仲昭以明經登第某辱同年且同官因得諮所未聞仲昭為予道其舅氏梅所先生之賢曰先生姓鄭字士芳別號梅所系出南湖太府後自侍御伯玉而下世載厥美以學行教諭閩縣諱彥成者先生祖也博通經史以詩文楷篆名于時為太學生誼力久者先生之父仲昭先外祖也先生聰敏端重家學有自居鄉以齒德為衆所式凡

宗戚鄰里間義有當為者皆以身率先人有過折之不少貸無不心服者以母老累辭徵辟教授于鄉鄉之有名位于時者多出其門如仲昭無似幸得竊祿于朝亦其餘教所及也予聞而益慕之以為有古隱君子之風第以未識面為憾越明年丁亥仲昭謂予曰吾舅以戊寅正月二十八日生與姪李氏今年壽偕七袞仲昭以官守不得奉觴拜慶敢取魯頌既多壽祉黃髮齒兒為韻丐諸僚友詩以祝之既成什將附歸以壽以吾子辱契最厚而舅氏之賢又吾子喜談而樂道者願以序請予曰是其所謂梅所先生

者耶某雖未及見之庸敢無一詞以道吾嚮往之懷  
先生以梅自號而清標雅韻與梅特類請以梅為先  
生壽可乎夫不求聞達而雲耕月釣於寂寞之鄉即  
梅之冷淡不為桃李態也以道淑人名聞四流梅之  
領袖群芳清芳旁襲也黃者台背老而益壯梅之鐵  
幹虬枝多歷年數風雪不能侵也伉儷偕老德音不  
違梅之友貞松朋慈竹同堅歲寒之操也繼今以往  
咀陰陽之粹飲天地之和補完氣充壽考無期將與  
成都臥梅同其悠久異日 國家崇先王養老之禮  
或養憲或乞言必於先生焉是取是文梅之薦周籩

美商鼎時 即為之也昔人以梅為花之儒者其先  
生之謂乎若夫群士大夫之作大篇短章春容古雅  
所以尊高年頌耆德而發揚賢宅相祝願之情者無  
所不用其至蓋非特為先生壽亦以幸斯文一脉之  
所由也予故序而不辭

章靜菴壽詩序

鄭章元益與某同第進士讀書翰林且譜系俱出浦  
城郇文簡公無有宗盟之好相得懽甚居歲餘元益  
每對景輒慨然有不豫色詰之則曰鎡奉命大人來  
舉進士京師以業未就因留學焉今茲始得一第然

旨甘滄瀆之養定省起居之問曠焉者七載欲歸侍  
則繫於官守迎養則遠不可致况吾父今年甲子一  
週夏五月七日其初度也此尤人子喜懼之日而益  
越在異鄉弗得躬奉一觴為壽白雲之望能不慨然  
于懷某曰不違將父在古有之豈惟今日且元益之  
仕親志也使子而家食雖無離憂父母之心或者不  
若登第之樂乎子能秉德蹈道恪恭王職不虧乃行  
不辱乃親則足以樂其心不違其志矣用是為養雖  
三牲五鼎殆不足為多也况尊翁靜菴先生年未甚  
高耳目精明筋力強健鬢髮猶未種種福祿方且綏

之非日薄西山之比子他日宦成謁告而歸承顏膝  
下亦未為晚何庸若是戚戚乎元益曰雖然於吾心  
終有不能釋然者必有以少致吾意焉而後可於是  
同遊翰林者感元益之義皆曰盍為詩祝靜菴之壽  
俾元益持是歸獻其親厥兄若弟當綵舞之餘採四  
明之芝酌鏡川之酒取而歌之為壽觴之勸則靜菴  
聞之必益喜食而飽酒而醉心安而身愈康矣當是  
時元益雖不在左右猶在左右矣元益起而謝曰是  
所願也遂摘行葦詩壽考惟祺以介求福八字為韻  
分而賦焉元益謂某家人也不可以無說爰命序於



首簡其竊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靜菴之善行吾雖  
未悉其詳然觀其耆而艾熾而昌有子賢以孝則天  
之報施之厚其必有以取之次非偶然也由是而加  
栽培焉天之所與將不止是必有以符群公祝願之  
辭矣是用序而不辭

徐母程氏壽詩序

未康徐生訪介其父友宜興司訓應君來過予曰訪  
之先君子明經脩行植志不凡以友善爲未足嘗往  
南都從名士大夫遊處考德問業而聞見益博造詣  
益精業成而歸後進之上多師事焉夫

而累舉不第竟齋志以終吾母程氏今南京大理副  
瑞卿之女兒也秉德幽貞勵行勤儉上孝下慈內和  
外順方欲左右吾父誕啓有家不幸僅踰三十遽罹  
大故寒燈孤幌柏舟靡他屏華飾躬織紡益以家自  
勤劬勞吹棘進吾兄弟於學冀終先君之志今長兄  
讚叨第乙丑進士出宰棗強迎養官所庶幾少酬九  
熊之望而訪猶垂翅雲霄未克成立不可爲子無所  
逃罪吾母之生歲在庚午以絳老之數計之蓋歷甲  
子三百有六十矣陽月六日其初度設悅之辰也吾  
心懷寸草望切飛雲而身羈岸校弗克從吾兄拜舞

膝下稱觴為壽何以慰母心乎鄉之士友莫不為歌  
詩以頌難老彙以成帙將附致兄所為壽觴之侑願  
先生一言以序之予以耄荒不文辭之再四而生請  
不置應君曰生之季父廣東叅議希曾昔在南都諫  
垣與其舅氏瑞卿在棘寺皆先生素所厚善而讚為  
舉子卒業太學又在門下諸生之列嘗辱與進生緣  
是雅故欲假一言以為壽先生其忍恣然不屑教乎  
予不獲卒辭乃復於應君曰世之人子莫不欲壽其  
親而壽之則有道焉區區不斐之言曷足以壽人之  
母哉所以壽其母者在生之兄弟而已若太孺人之

不負所天克成令子知道毋儀兩全無愧徵諸中庸  
栽培之說固有必壽之道然未足為壽之主也若簡  
狄以契壽姜媯以稷壽顏氏孟母以丘軻壽四母者  
之壽與天地相為無窮豈非哉者之大者乎生之兄  
弟能希賢希聖學而德進仕而業廣達為稷契而窮  
為孔孟則其所以栽培孺人之壽者又奚止於一世  
之長而已耶此吾鄉人士友之所深望者苟徒養以  
六百石之祿而榮以珥章墨綬之華朱緋銀魚之貴  
為安仁之花前板輿為楚萊之堂下玃嬾獻幽風介  
壽之酒歌闕宮燕喜之頌不過世俗之所謂壽觀者

耳殆未足以究生况、弟之志也吾故爲表而出之以  
爲群玉之引

望雲祝壽圖詩序

予友盛君廷珪居太學者三四年矣學勤行修不自  
矜術六館士無少長咸喜納交於君譽之者豈相鼓  
也性恬於榮進雖舉進士數不利亦不以屑意惟日  
念二親垂白在堂溫酒修醴不時親也恒欲謁告歸  
省以拘於令不果今年春二月朔適乃翁克高甫懸  
弧之旦上距所生蓋三百有六十年矣君思悵然  
不能爲懷時或登高東望若有見者爰取昔人望雲

之義命丹青者貌而圖之薦紳交游之士復爲詩歌  
詠其事君彙次成軸持謂某曰太學何蕃必不歸十  
年其言誤親幃吾咎大矣今將以是歸壽吾親子庸  
無一言乎其聞之瞿然人之少也慕父母也而遷於  
少艾衰於妻子卒乃移其慕于仕宦不得勤熱中者  
比比也若君年踰強仕未沾一命猶戀々於其親者  
蓋寡君可謂加於人數等矣苟克是心當實有足壽  
其親者尚何假乎望雲之祝耶雖然君之志我知之  
養親者不以口體而以其志壽親者不以一世而以  
萬世之人固有貴於金張富於朱頓三姓而壽千

金為壽者矣而卒於草木同腐曾不能少延其親於一日彼豈不欲壽哉顧壽之者非其道耳歎梁公立馬太行目斷飛雲不過一念孝思之誠非有驚世駭俗之行然天下後世莫不景慕其人稱頌其事不置遂使其親之名之壽至於今而未艾傳所謂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者公其似之矣是果望雲之能壽其親耶抑亦公之平生所以顯揚乃親而為之壽有出於望雲之外耶立身行己如公樹勲揚休如公忠孝大節如公則今日鍾阜之雲亦前日太行之雲也尊翁之壽又可量也耶君其勉乎哉某也魯辱君之知

最久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不敢為世俗常語而以君子壽親之大者廣君之志云

菊泉怡壽詩序 李守名汝嘉

衢州李侯泉南人也起家進士以尚書戶部郎官來為是州視民之所欲惡而弛張之摧姦強惠貧弱大修郡縣之學以敷文教而城垣樓櫓之有圯壞者亦時葺之弗忘武備焉既來載而績用有成田里熙熙無愁嘆聲侯未嘗自以為德方且為伯玉之知非益勤其所未至詩所謂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遐不作壽者侯其有焉乃季秋二十四日適侯初度

距其生甲子已三百矣而來者未可既也庠序之師  
諸君祺告于衆曰侯之勤于政仁于民古良二千石  
弗能過也矧吾與二三子者無小無大從侯于邁可  
無一言以爲壽觴祝乎維茲之日菊有黃花聞古之  
人有飲菊水而壽者盍亦以是壽諸歌詠乎衆皆曰  
然遂摘取蘇老泉詩氣稟金行秀德備黃中美古來  
鶴髮翁食英飲其水二十字爲韻人各以其韻賦詩  
爲壽而題其卷曰菊泉怡壽云詩既成諸君以予於  
侯爲舊契使其徒某持以示予屬爲之序嗚呼自天  
下郡縣以來今之郡守猶古諸侯也故詩人之祝其

君者必以壽而祝之壽者必以物爲况若陶之尚  
陵天保之南山松栢是已夫尚陵松栢物之壽者未  
聞壽人也詩人猶有取焉若菊之爲物雖不以壽名  
而能壽人其見於神農書風俗通以及諸傳記之所  
載者徃徃可徵况其早植晚發黃中通理燦然獨露  
於風霜搖落之際又有君子之道焉奚翅松栢山陵  
爲物之壽者哉侯之生維菊之時侯之賢比德於菊  
而衢之所亦多菊之地也以若人守若土而服焉其  
壽宜何如耶諸君之詩所以反覆詠嘆而不能已者  
其意豈異於天保閱宮也耶雖然侯之壽豈以一身

為哉其推之醫國庇民衛人之痒痾疾痛天昏札瘥者咸有瘳焉則衛之水皆為潭也衛之土皆壽鄉也而奚止於一身之壽哉然猶未也其進而羽儀於天朝又將移其所以壽衛人而壽天下則侯之為壽不尤大乎又余之所深望者

文山先生六十壽詩序

予友吾先生景端奮乎太末之墟而節行文學卓乎當世始出而論秀於鄉哀然魁薦比入

京師游

太學六館之英歛華推讓達官名士內交恐後

子弟爭從受業莫不以倫魁擬之而五上春官不一偶益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嘗以親老棄進士舉俛就乙科得教諭江浦母夫人時已有疾弗任遠途乃獨侍翁慎齋以之官而留其妻若子養母於家居數歲慎齋忽有所不樂遂復棄官以歸政施厥家而宗黨外內莫或間言蓋其爵以天不以人也誨人講學為文亶亶不倦而於禮義廉耻孝弟忠信之行尤卷卷焉士類翕然興起及去江浦而家食者又十餘年矣四方學者考德問業戶履常滿隨其才分咸有所得斯又其推以及人者也先生之表表若是而歐

然不自足焉進德之功老而彌篤其亦庶乎有道之士哉先生之生歲在重光大淵獻而今茲之歲又復在焉八月己酉其初度也以絳老之例推之蓋歷三百六十有五己酉矣而精明強健無異壯時為壽未可量也吾黨之士某輩仰昌黎之山斗有不勝其祝愿之私者相率賦詩以為壽觴之侑而屬予序之或曰死生富貴有命在天壽非人所能為也其可以祝而得哉天之生物栽者培之以先生之所樹立栽之深矣則其因材而篤將必有培之者而奚假乎人言之祝哉或曰不然書稱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則天非

有外於人也其不可以祝而得哉古三百篇所錄若南山有臺若瞻彼洛矣若蓼蕭鳴鳩行葦既醉諸詩之頌其君子往往以壽祝之亦豈無其理而為之者哉况乎周王壽考豈不作人則壽先生者斯文之所由壽也而可以不祝乎哉予謂二說雖殊各有攸當在先生者不容於祝而有必培之天在後學則不容不祝以觀乎德欲之天也天之所存其壽之所存乎若先生之所以自處則知天不二而事天以終身倪馬鞏孳不知年數之不足而前所謂二者之天又有不容計者豈曰壽之云乎以予之辱游最久而荷教

為獨厚也故不敢以他辭佞而述其所聞於先生者以為序

壽吳晦叔六十序

予昔游鄉校友諸俊髦有吳明晦仲者從予業進士而其第晦叔則業醫並能精勤所業予嘉其必將有成也迨予自閩憲謝病歸田里則晦仲已領薦書而晦叔亦為醫學訓科矣夫何晦仲不幸蚤世未覩其成獨晦叔以鑿之良入供職太醫不相見者逾二十年數間其被命典六軍及五城醫事聲稱籍甚士大夫從君問方藥車馬接跡於門則其業可謂有成

矣昨歲癸亥予蒙恩起廢備員胄監則疇昔同輩之士在南都惟夏官員外郎董君廷式而仕於

朝者亦惟吳君晦叔焉間與童君相過從談舊故未嘗不嘆歲月遄邁吾生易老而久要之落落如晨星也童君又言晦叔爾時年方英妙今亦艾而耆矣九月十日其初度也願丐一言以為之壽予謂晦叔家世之賢內行之善與其藝業之精前秋官主事姜君仁夫之文已嘗稱述而推本其所以壽者美矣備矣予何假於贅言哉敢謝不敏而童君索之不置乃作而言曰吳君為黃帝之學者也吾聞黃帝岐伯之書



有所謂提挈天地把握陰陽獨立守神而壽無終時者有所謂淳德全道和陰陽調四時而積精益壽者又有所謂處天地之和從八風之理怡愉自得而亦可百數者是皆吳君所素習能得其術則於壽其身也何有哉然黃帝之道不獨是也其傳於吾儒者有丹書之敬義玄極其道又可以位天地育萬物壽國家於千萬世之久而無滅廢是系止於一身之壽哉所謂上鑿鑿國者也吳君世業儒而教其諸子皆以儒亦有得於是乎否也君以伎駿駿進用尚亦以儒而鑿為今日之岐伯上以致 吾君於軒轅下以措

斯世於仁壽則其壽不尤大乎在勉之而已童君曰此正吾所欲聞者請書以為壽觴之侑

壽徐希曾母七秩序

吾婺為浙水東文獻之邦由宋以來名公輩出立德立功立言者英風義舉表表于時他郡莫及焉而今世之士罕有聞者予嘗悼徽音之莫嗣為可愧也近以衰晚蒙 恩起廢來官南雍始識永康徐君希曾以明經登第官刑科給事中侃論事不畏強禦有古爭臣風既而以母老奏乞便養得改南京工部論事益切權幸側目有中傷之者幸 天鑒其忠卒以

無虞而志不少挫其所獨立當不止是庶幾振起頽  
風於鄉邦先正有光焉後生可畏殆非虛語然意其  
必有所自也 忽太學生某輩來告曰徐君之母太孺  
人樓氏宋樞密器襄靖彥輝之裔而武昌守仲和之孫  
女也為贈刑科給事中仕家之配在室而勤女事姆  
訓是閑于歸而佐奉養婦德用光不幸蚤喪所天含  
哀茹苦維持門戶堅柏舟之節晝夜劬劬鞠其七子  
以長以教備鴻鳩之德其長若仲皆為業成家卓卓  
有立而希曾其季也居官有聲推恩及親太孺人童  
顏鶴髮洩洩在堂翟冠霞帔命服有耀固宜其多福

綴之而壽考介之也乃弘治五年躋七十九月十  
有七日其設悅之辰也希曾賦配有懷白雲在望將  
乞假歸省而奉觴膝下以稱壽焉適 朝廷推選廷  
臣之賢出佐方嶽而希曾有廣東亞叅之命而星輶  
玉節便道故鄉緝衣象簡戲舞於庭以樂其親此人  
生之至榮而吾鄉之盛事也南都士夫莫不為詩以  
歌咏其事希曾彙為一帙將持歸以為壽觴之侑願  
先生一言以序之予既重希曾之賢而又樂其母之  
壽也乃作而言曰世有斷織之母而後有以進其子  
之學有倚門之母而後成其子之忠使非有孺人之

貞善希曾何以能若是乎是官諸君子之侈爲歌詠  
以祝其壽也昔朱子壽劉忠肅之母卓夫人也其詩  
曰賸喜古人頻獻納足知賢母外榮名吾於壽母及  
希曾見之又曰生朝舉酒天香發賤子當歌魯頌聲  
則諸君子有焉某也不獲之言莫能罄其祝願之私  
敢誦是詩以爲太孺人壽希曾往而旬宣外服其尚  
以忠肅之德業勲名自勵益綿孺人之壽於無窮則  
於先正諸公可匹休而並美矣豈徒鄉邦一時之榮  
而已哉

山海齊壽圖詩序

頃予被命起自休退備員南雍凡吾越諸君子之在  
南都者不鄙老朽咸辱與游而侍御葛君尤相厚善  
君世家上虞由明經登第出宰五河尋以治行優異  
擢拜臺察慨然有澄清志肅憲度補袞闕別臧否糾  
姦慝達於大體而不事苛細凡所建白乃切時政公  
卿大夫莫不賢之予竊以爲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其  
必有所自矣已而君介其友大理陳君勉之程君瑞  
卿來告曰侍御之嚴君澹菴先生者居於市不爲市  
之道讀書好古而丘園是責以勤儉裕其家以孝友  
爲其政以義方教其子姓時或鳴琴賦詩宴遊爲樂

蓋深得考槃之趣者弘治壬戌以侍御貴

勅封文林郎五河知縣今年又承 恩詔得同其子

服色先生與其賢配孺人鄭氏年皆七十餘矣季冬

望日與孟夏六日其垂弧設悅之辰也童顏鶴髮洩

洩在堂身服翟冠輝煌里閨此人生之至榮鄉邦之

盛事也適侍御以公事趨 朝得便道過家省侍因

命工繪山海齊壽圖而縉紳士夫莫不為詩以歌咏

其事將持歸為壽觴之侑願得一言以序之予於澹

菴未獲一面將奚以為言哉敢謝不敏而二君以為

侍御之意不可虛辱也乃作而言曰世之人子莫不

願其親之壽而親未必皆壽親亦莫不願其子之賢

而子未必皆賢願者牛毛遂者麟角人皆以為壽天

賢否之命於天而不可必也然而傳曰大德必得其

壽曰仁者必有後又若有可必者其故何哉蓋天之

生物栽者培之理則然也今以澹菴為之父而伉儷

皆壽福祿來崇以侍御為之子而高第顯官榮及所

生其父子所願無弗遂焉謂非天之可必者耶然非

有以栽之能若是乎是宜諸君子之嘉嘆而咏歌之

也夫澹菴既栽於前而獲其培矣繼今侍御其尚益

加栽植以答天貺樹勳揚休而流芳竹帛若鄉之先

正社祁公李莊簡劉忠公馬則天之保佑申重以培  
乎澹菴者庸有既乎其福祿壽考殆將與南山之不  
騫不崩東海之不足不虛者乎無疆而大遂其所  
愿矣夫豈止於一鄉之榮一世之長而已哉斯固侍  
御繪圖之意也爰用書諸首簡以為群王之引

壽松圖詩序

吾邑著姓稱靈湖郭氏自其先曾祖其翁積德累善  
用昌厥家若子若孫世載厥美以培以植益大以豐  
再世後官部署職臺憲者相望伯仲間逮今中舍君  
又以科第起家為時顯宦群從子弟皆彬彬文雅有

謝庭玉樹之風簪纓之盛且產之富甲于一邑其宗  
子曰時端者中舍君之伯也質良行淳篤於友愛  
尤善治生克亢其宗景泰中嘗以入粟餉軍

賜冠帶又嘗糴他邑穀貸於人之飢弗入其息自築  
別墅一區名曰湖東草堂屋外環樹松竹翠色落牕  
戶間可玩儿上無長物惟古人詩一帙暇則取而歌  
之以自適客至治具相飲微醉輒罷其積財能散蕭  
散不群有如此者今年某月日春秋五十中舍君貌  
壽松圖索諸縉紳詩以為壽觴之祝俾予序之昔人  
謂松有正心勁質用固其本君子儀之請以松為時

端壽可乎名門右族其生也得於天者固厚而所以  
養其生者又無不厚其於多福之綏壽考之介蓋有  
不期而然者譬若松然托根嵩岱之間其地幽其泉  
深其土沃夜氣之息時雨之潤沆瀣之華注於內日  
月之光薄其外而牛羊斧斤不能近焉固宜其生意  
勃勃敷榮暢茂鬱然喬然拔地千尺其高于雲其大  
蔽牛挺然獨異於凡木也諸父昆弟比此顯融而獨  
托跡田里無榮進意松之深林獨秀不與紅紫而爭  
春羸於財可推以及人松之有子可以薦豆邊有苓  
足以糲餌也春秋之富垂垂半百而肌髮畧不少變

耳目精明如少壯時耄耄期頤益將進而未艾松之  
四時青青不改柯葉攘冰霜實歲寒而後凋也繼今  
而往益修孝友敦睦之行忠厚長者之風刑於家而  
薰及其鄉使年彌高而德彌邵異時

國家崇三老五更之典養憲也乞言也將有取焉是  
又松之柱明堂棟大厦無施而不可矣嗚呼時端其  
敬勉之哉中舍君有取於松而爲君壽者其不以是  
也耶予故推廣其說以爲群玉之引

泮宮介壽圖詩序

姑蘇楊君某之訓導蘭谿也迎其母以就養其明年

爲成化甲辰母夫人高年九十矣顏童髮鶴食飲步履  
履畧不少衰爲壽有未可量者是歲之孟冬二十四  
日則設悅之辰也時在學之僚友諸生與吾邑之大  
夫以及縉紳君子之老于其鄉者相率具酒殺命工  
作樂高會以慶之楊君用楚萊故事烏紗繡服戲舞  
踴躍奉觴爲壽其樂融融邑人歆慕而聚觀者蓋如  
堵焉於是掌教裏永新賀先生貳教吉水宋先生合  
辭而嘆美曰是非獨楊君一家之榮蓋儒林之盛典  
而風化之所係也盍各賦詩以紀其盛衆皆曰然好  
事者因遂繪之以爲泮宮介壽圖云楊君會萃成帙

俾予爲序

惟諸君於泮宮飲酒豈非有得於古人

泮水之義

請誦是詩以爲壽夫庠序學校者先王

國老庶老之養皆在焉楊君之養得其地矣而爲此  
春酒以介眉壽則壽之得其道詩人之言曰既飲旨  
酒永錫難老吾於壽母見之 國家建學立師將以

申孝弟明

人倫也使師儒以言爲教曷若身教之爲

易耶故其

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又曰敬慎威儀

維民之則

吾於楊君見之然上之所好下必其焉異

時風化之

行則濟濟多士豈無克廣德心而篤於孝

悌者乎若

大若小又豈無從君子邁而各親其親各

長其長者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則天下皆壽域也  
 是豈但為一人之壽而已哉楊君之孝於是為不匱  
 矣繼今其益篤不忘靡有不孝自求伊祜則天所以  
 壽君之母者庸有既乎既多壽祉黃髮兒齒予也又  
 將賦闕宮之八章以為頌君其勉乎哉

文正公集

楓山章先

生文集卷之六



聖